雲溪居士集

十

故害于事巧者殉物而不知守故害于義甲官宂職指
為托宿假途之地苟且歲月以希進例不以其事為事
尚何有夫道以推庇於民物哉故特立之士鮮得而官
事之成弗迨于古某不敏务承義方之訓得從搢紳先
生遊預聞前言往行雖碌碌之地不足以言道竊不自
量嘗思盡智畢慮隨其職以致所習然念志則美矣其
為或踈非遇髙明之鑒閎達之度識照于上優容而養
成之區區之心未易自效惟知郡大夫閣下術業貫古

聦明自成厚德兼容朗鑒旁達天下之士願依後塵而託末光某僃員小官獲在麾下輙誦所習謹詣堦墀麾獻

上道守曾大夫書

某聞傳曰天下有道則見又曰邦有道則仕又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何者昔之人世道相得時可以為則非特不自竄于寂寞之濵方且危言危行張皇禮義使有見于世非特言行禮義有見于世而已方且委贄受

爵服勞從事效智力以成天下之務非特下之人肯委贄而從事上之人亦有術以致天下之士苟有所宜咸在任使惟其非材然後困于貧賤故有道之世士以貧賤為耻某居可見之世挾可仕之資务之所學長而肆之偶當有司之程式烏能傲明主之禄爵自放于長林豐艸之間甘昔人之所耻乎然筋駑節緩羽翮勿强不能高舉濶步度越夷等而困于碌碌每念聽訟折獄古之所難出納之吝今未為易法制律令條目多而文徼

遊於世則已殆矣又況竊禄盛時分書郡守乎非上之
人明照物表寬能有容録其所存不鄙其短殆未可以
無悔恭惟知府大夫閣下孔門德裔公族華胄生服名
教克世其美剖符爰来為此師帥聰明駿發威德並用
千里之内方受其賜某竊幸備員掾屬託庇節下敢誦
所聞以修贄見之禮嘗思古之人顛晦之間不忘其本
前史以為美談謹録平日所為會稽覽古詩一百三篇
隨此塵獻非獨竊取鍾儀莊舄之義抑亦車塵馬足乎

昔宴遊之地干浼嚴威伏深惶恐

上湖南運使程大卿書

某竊惟協風時雨遲日清露散潤融怡以申勾發萌出潛起蟄者天地之柔仁氣也天地之德也疾風震電飛霜積雪鼓動肅殺以驅闢隱滯斂成華實者天地之剛義氣也天地之威也一仁一義時柔時剛威德相輔不執於一故萬物成而天地之道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然先春而後秋好生而惡殺搖落之日萬物權輿炎

甚幸甚

上湖南張運判書

某嘗聞培塿無松柏之材蛟龍非池中之物衰微之世乏非常之士非常之士不汩于常人之選昔者世道陵遲彛倫勿叙金玉之質困于無作聰明勿開而與瓦礫同盡成才純德養高全身遠引于深閑之地而不以物自累當是時雲梯要津往往一介之所能及故郭隗登黄金之臺陸玩踐鼎鉉之任至乎聖人繼作道隆而化

不可以乏士也又聞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懐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此言明時少而暗時多君子從事不可緩也何則内有百官之富外有四海之大上之則經綸變理道術之微妙陰陽之變化待焉下之則形名度數有司之所守者一不可廢雖有堯舜之聖其心智思慮股肱耳目之力不能徧為其所當為必得天下之士因其材而任使之然後無曠故明主以是為先務而急于得賢誦先王之言傳聖人之道者俯仰傲睨

光在其所求不可以走越之南燕之北也惟當俯伏門下而俟命焉伏惟矜憐特賜采録無使歲晩抱遺恨于盛時幸甚幸甚

上湖南運使書

某聞古人有言荆山之下以玉抵鵲非惡玉而不知貴為其多而輕用之也抵鵲以玉則夫取之以為璣衡圭璧環珮琯磬所以占稽天象鎮撫邦國表異容服薦和郊廟為人主治天下之大用者非連城垂棘之美不在

此選已恭惟熈寧元豐之際盛德在上真儒為輔異人並出多士濟濟竒偉特達充牣朝廷何啻荆山之下當是時明公春秋方壯擁使者之車總神州之重非有脫穎之才逸羣絶倫見賞于君相宜適于時用則何以跻越等夷平據要津用能風采駿發名實時茂眷注攸在士論歸重真當世之竒才一時之偉人已好善之士莫不想瞻威儀而聽教令言動之際期有所獲以發蒙礪鈍成所未成某雖不敏幼蒙義方竊嘗有意乎為善之

益營禄湖外幸會旌旆之來曾不離于户庭而旦暮預聞緒言瞻仰行事親炙之地孰越于此與夫贏糧褁足躡屩擔簦歷千里之遠嘗重趼之勞者不可同日而語矣敢不祇誦所得蘄見于節下拙詩一編以偹禮贄蕪陋褊迫塵涴威重伏深愧汗

上湖南提刑安學士書

某聞舜有天下舉才子十六族以自輔而天下治臯陶才子之一也傳言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在舜之時

特以舉臯陶云者以其賢之大者云也臯陶之賢在十六族為尤故智足以為帝謨與大禹之言並存言足以賡帝之歌雖稷契之徒不與禹辭天下獨稱其為黎民所懷臯陶之賢大矣命九官而使之為士者慎重于用刑也以臯陶之賢而為士猶戒之曰惟明克允之用刑可謂慎且重矣蓋受命當極于養生齒者其德天合而中心好生先春而後秋尊陽而抑陰斂藏肅殺之氣時以成歲而不主于用者天之行也故聖人佚之以致

與于此哉故善無遺而德日新長才之施無適而不可高華茂實照映中外隱然為國之器某備員漕屬獲在大府得拜伏階墀禀聽敎令輙誦所聞詣節下塵獻

上湖南運判曹司勲書

某嘗讀傳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夫富貴貧賤外物之儻來時命之適然者也無益損乎其德君子何耻之有蓋世道相得則賢者必進而不肖在所棄當是時獨困于衡𦍑之下則君子耻之非耻夫乏財而無位也耻

慕與之執鞭而不可得者幸而與之並生則有燕越相
遥貴賤異勢羸糧裹足百舍重趼掃門夜半執器堂下
而後親者可謂勤且汙矣古之人不以勤而不勉不以
汙而不為者以道故也道難得而易失時既往而不再
故君子競之某不敏早被義方得從搢紳先生遊竊知
道義之萬一再廛鄉書獲綴英轂栖遲禄仕踰十五年
嘗思會時盛明齒髮未晚期有所立少見于世不與鄉
人共盡于碌碌故不敢以愚陋踈賤自後于賢達之門

陶成之地不周而覊散之跡無以自根此言之三不可
已也秉難得之機據不可已之勢言而有獲斯為智默
而自棄斯為愚愚智之分在此一舉使五尺之童居此
亦將自勉以有言某雖不敏嘗從搢紳先生遊預聞長
者之餘論其敢自棄于不智乎彼往昔之徵言前修之
陳迹閣下攬卷所飫揮麈常談者寧敢復言仰煩聽覽
若夫高才雅望英華茂實士論歸重下民懷之者亦不
敢稱揚萬一以虧大成姑叙所懷仰于下執事伏惟矜

憐特賜采拾塵瀆尊嚴惟深愧畏

上湖南提刑書

某嘗謂聖人因時而制法故弛張詳簡無一體君子觀法以制行故隱顯語默不同道堯舜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成周之時歲終太宰大計羣吏之治而詔王誅賞修舉斯榮慵惰斯辱則士之進退在已漢興考績之法不復于是因察舉以蒐獵人才中都之士委之官長郡縣吏屬部使者二千石總之見知者升不賞者下則

士之用舍在人在己則求之已在人則求諸人事若殊塗其趣則一知之者智昧之者愚時變何常理勢或異君子不可不察也國家本四代三王之美意修兩漢李唐之遺法遠師治古近切事宜天下之士由掾屬裨佐之微達于刺史倅貳之貴雖積有歲月閱其勞效必資保任然後序遷加以百年太平七聖相繼陶冶漸漬賢人衆多英邁無所騁其長不才知勉而有逮立談皆宰賜之耦從事多冉季之良不知先鳴上干朗鑒悠悠歲

有嘗獲散迹門墻徹名絡介許侍坐末時承話言者其視之當有加矣恭惟僕射相公抱禹稷伊尹之器位堯舜成湯之朝言聽諫行澤加民物四海之内一有不得其所者咸跂踵延望引領長鳴有待乎盼睞之重矧如某者分雖踈賤然早獲忝侍猥承顧遇之私中心有懷不宜默默自棄于左右輒叙私悃上瀆鈞嚴某偏親在堂年踰八十輟禄而歸養則家貧無以備菽水之奉迎侍乎遠方則道途非老者之宜在吏部條格例得便地

然到闕數月桂薪玉食擔石將罄便家之地曾未獲見使或值之當見奪于前列未可以日月計也两地老弱踰二百指咸仰哺于一身進退之勢無異乎饑溺溝中之人今竊見吏部監當闕有越州稅務注監當資叙人在格親年八十者情願折資監當則許不限本貫指射某雖思赴部求擬必為前列見奪不可必致伏惟僕射相公體禹稷伊尹之志軫饑溺溝中之念特賜化筆曲加陶鑄俾獲禄養不失其所昌勝幸甚塵瀆鈞嚴下情

說在文王時則有若閎夭在武王時則有若太公在成王時則有若周公在宣王時則有若仲山甫是故黄帝堯舜三代之令主世異而道同事殊而功相若雖步驟馳騁煩簡質文之迹應時而造者猶樝棃橘柚之味若光輝謨烈之善美則莫得而異已秦漢以來聖人不作于上而名世之士亦無以見于下雖文景武宣建武永平貞觀開元之隆號為君明臣良近世之治要之德澤事功未見有以比隆三代之盛者此君臣所以有千載

閲歲月遂參大政者豈不以帝王之功必資哲輔論道經國荆國之道高明微妙通達今昔者盡在乎閣下乎惟古之聖人由周公而上其道皆見于行事以利澤當年而傳示後聖至于孔子不得其位始作六書以寄之微言後世知書言之要得聖人之傳者由揚雄氏以來千載之間寂寥無聞惟荆國具豪傑之材不待文王而後興秉燭智之明不汩流俗之近習攝枝葉于大本據長源而觀流合異散同一槩諸聖昭正色以發矇瞽之

之至

上林樞密書

按宋史林希傳紹聖初章惇使希典書命逞毒元祐諸臣累擢同知樞密院

某聞抱器識者銷聲而不出晦迹而獨往則不玉不石介乎才否之間全吾真而裕諸內茍涉乎世必有所立以成身善名貴白當年而托于不朽傳有之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三者君子所以成身而善名者也德出乎道功成乎事言也者論道德而濟

事功故等有上下序有先後兼之者君子之全美得一者所遇之時會世平政成天下泰定中外小大率安故常則日新厥德以益其厚事變蜂起利害交搆新故不並厭慕異情則時底厥功以濟世道或勲德事物可頌可記或彼已勢隔措意不通或道散法亡埋籍傳載或懷才篤義失職離愁必發乎聲言雜為文采及夫成濟政事導揚聲教糾合上下協和神人形為簡書貽訓後世使斯文不墜大猷有傳觀之者因迹以會心聞風而

興起則言之所補未愧功德故君子因時而成業易地
以計功優劣之差不主于一某也不敏妄意作者之業
狂鳴無當罔知尺度常恐引費歲月不及門户恭惟知
院樞密閣下以純德通才宗儒碩學秉文之律為世師
範權衡所逮錙銖不遺片言品題天下咸允曩歲臺旆
節制東吳某于是時嘗持所學上汙几席猥蒙激賞謂
有古風星霜變移逮茲五稔中心銘藏靡日不思感知
音之既遇識文藝之蹊隧雖塵勞坌冗每加鞭自篤罔

疑見堂奥之所在者莫先於門下輒懐數篇進干典謁

先生擴敷大之德以誘進爲務忘其踈賤僭易之咎與

其好學修潔之誠借以重言爲之榮觀既辱許可又翦

拂之遂以名聞收置諸生之列某於是時心地了然無

復疑滞德賜甚厚常思有以爲之報稱雖綿力弱羽未

能遐舉遠至困於塵勞東窮滄海南薄沅湖崎嶇道路

之修涉歴私門之變憂悲勤瘁無所不有自違門牆屈

指于兹十有八年亦可謂險阻艱難備嘗之矣然而初

心舊聞未始一日而暫忘感物興懷必自勉率以成篇什今輒取五言七字古律歌詩自兩韻以至五十韻合一百篇謹繕寫爲一編詣門下塵獻伏惟天下有道守在四夷樽俎折衝幃幄多暇暫迂鈞重少賜省覽曷勝榮幸之甚非謂有少陵驚人之佳句吉甫穆如之清風可以進瀆聰明動回眄睞聊以見門下鯫生雖離教誨爲日滋久知服明訓不忘本心自强汨没之中少稱平昔賞遇之厚耳干冒鈞嚴伏深惴慄

上蔡樞密書

按通鑑崇寧元年蔡卞知樞密使

某嘗聞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樂之功與鬼神相似紀綱世道其用大矣故董子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六經載堯舜文武之道遭罹秦變詩書春秋易皆有見於今獨禮樂之書不傳其所傳者雖非前聖之完書蓋有所受而後作若中庸王制之篇其言有倫其指可述無詭異於聖人之意詩書春秋之類也惟先儒之訓好詳其末而畧其本不能

深探遠索以發其妙微爲可嘆息中庸近世言之者多
王制之篇可得而考也某不揆單淺寡陋簿書之暇懼
爲自棄時以管見測其微言書之簡編以備遺忘然未
知狂易妄作果有當于理耶果無當于理耶想見宗師
質其是非積有日矣恭惟知院樞密閣下體孟子之淑
質傳仲尼之達道起于百世之下獨見聖人之心片言
所稱天下取信某輒録所爲王制解繕寫爲一編詣鈞
屏呈獻伏惟樞庭豐暇籌畫之餘特賜省覽倘蒙貸其

惟高明曲賜幸察

上淮南提舉書

某昔嘗誦詩見行露之篇美召伯之聽訟其智明之所燭至于雀角穿屋細微之間無所不察固已善矣追其進也又至于鼠牙穿墉幽隱之地必得其情靡或有違每掩卷遐想欣慕斯人而親事之彌歷歲月乃今始得因知昌時盛世賢哲並生臨遇事物然後獲見耳某不敏早緣末學叨竊名第積久累日寅緣知音遂階寸進

備員海隅託庇下邑雖未嘗瞻望旌棨親承教令若飲
芳味醇則蓋有日矣常思奉法謹職以逭曠弛故上不
敢失明天子愛育下民之厚意下不敢狥姦細民撓棄
國家之良法孜孜終日盡誠竭愚以補不及極短拙之
力而後已前日不知闇劣不能輯睦小民俾之有言上
干聽覽聞報之際惴慄無地非畏人言得事之實第愧
疎拙獨煩裁處伏惟提舉奉議閣下德宇恢閎智明旁
達視聽所及情僞不遺灼知僉言誣搆非實斂秋霜之

肅借春律之和付畀州司究其虛實使部屬小官奉法謹事之誠得達于上姦猾細民扇惑僥倖之心不逞于下頌名伯之美又何加于此哉傳言人告曾參之母曾參殺人三至而信投杼而起某不肖砥身礪名曾無赫赫之譽竊禄部封未嘗拜塵道周望履門下愧非曾參之賢而猥蒙閤下不疑之義得越分稱幸甚幸甚區區官守無緣詣使臺稱謝輒誦所聞叙致誠悃干浼威嚴下情惶恐

上門下許侍郎書 按宋史許將傳徽宗初進門下侍郎

某嘗謂李唐設科舉以網羅天下英雄豪傑三百年間號爲得人者莫盛于進士當是時謂南宮主文爲座主謂登第進士爲門生上之人崇得士之明下之人懷藻鑒之德揚揄品目至于終身敦尚恩紀子孫不替方其盛時爲官掄才志在公議不遺分契趨于篤厚得君子之高誼成風俗之佳事斯可尚矣厥後事變弊沿法生扇奔競之風開請託之路善謀者冒耻以苟得恬淡者

抱屈而陸沉公道既淪私分亦薄徒習故事浸成佻浮故有受命公朝拜恩私室之論有識之士以爲不然而病之國家剗近世之蕪穢要治古之真淳平昔弊訛一切罷去宗工提衡鑒以取士進退以文而莫知其誰學者應詔以干時務善其術而無待于外所取則天下之選所遇則至公之鑒其明之可榮其德之可懐視李唐之盛時益有足貴而可尚者恭惟座主門下侍郎先生以文章魁天下之士以德業居元老之重秉朝廷之大

政爲邦國之光華踰二十年天下士民蒙被德澤名實之美可謂盛矣元豐初以尹京之暇榮主文衡某于是時實出門下奔走州縣漂流四方日月如馳幾二十載竊念當世之士以寸長片善被鑄陶之德者二十年間四海之内爲不少矣某也不敏早以試藝猥中銓衡嘗蒙薦名朝廷竊禄仕籍蹉跎歲月後于衆人退省其愚真自棄置今之官洛邑道出都城鈞屏深嚴許容進謁敢誦所聞祇伏門下簿書之隙知惜寸陰時學爲詩浸

盈卷軸謹録所爲古律歌詩若干篇繕寫爲一編詣門
下塵獻浼瀆鈞嚴伏深愧畏

上安樞密書 按宋史安惇傳蔡京爲相累擢同知樞密院

某聞士有辭令明辨文采温麗博洽而多善敏達而有
功可謂英俊之器矣然而言或悖理行或妨義不可以
爲君子之徒者未明乎道也識内外之分辯榮辱之境
尊所性之固有指往哲而師之可謂明乎道矣然而利
欲得以揺其中夷險得以變其行始若可述終或二三

地高飛濶騄如騄驥之馳坦途鴻毛之倚順風平步霄
漢而坐致千里豈不偉歟楊子雲曰微仲尼則西山之
餓夫與東國之黜臣夷齊柳下惠聖人也得仲尼而後
顯況君子乎故司馬子長曰非附高明之士烏能自致
于青雲哉斯言也諛于知己之前則當而有功諛于未
知己之前則易而爲尤某不敏不敢自以爲美才而知
道明義而有守者也竊嘗有意從事于斯焉恭惟知院
樞密閣下亮直端方介然一德踐揚中外久而彌新某

曩歲備員湖湘早更趨事奬誘成就稔聞緒言寛假保全客依餘蔭雖日月不久飛驛還朝未蒙薦論俾預門下諸生之列許可之語銘藏心府至今不忘不可謂不知己矣伏惟樞機近密倚注日深選掄人才隆廣大厦正明主之所重閤下之所自任天下之所想望況如某者敢自棄乎今之官洛邑道出都城鈞屏深嚴許容進謁敢誦所聞祇伏門下伏惟高明曲加幸察

上執政書

利澤天下想望而依歸者宜如何哉恭惟某官閣下德業茂明器識閎達利用周物純忠格天中外踐揚名實光大進貳鈞軸益茂時雍搢紳悚瞻思見眉宇以爲榮覲某不佞竊聞盛德而仰遠業願登門闌望履舄承玉音之緒餘者積有日矣從事南北乃心未獲夙夜馳騖不寧今之官洛邑道出都城政府多餘開閤待士龍版深嚴許容進謁敢誦所聞祇伏門下謹繕寫拙詩一編以備禮贄塵瀆鈞嚴伏深愧畏

又

某聞王者營明堂建路寢其事重且大矣不得公輸匠石之奇則無以底其成公輸匠石操斤斧運繩墨其器利且習矣不得楩枏豫章之材則無所施其巧楩枏豫章穎堅端直小大並生其材良且多矣不在掄採翦裁之列則亦老于澗谷朽於風霜與樗櫟同盡于大化耳故相須以成事者常相求以爲用而不能相忘于一世之間若然者豈直人之情也哉此天地自然之成理聖

人之行爲恥上下相濟以立人之道以相天之事可謂
達矣恭惟某官閤下識亮高明德宇恢博才周世用道
爲儒宗茂實英聲聳發中外純誠直節簡在上心入秉
政機道化彌遠豈徒運精神動心術自勤一己之聰明
以濟事功之美哉蓋水鏡之明立照白黑權衡之運坐
分重輕夸誕者不能惑其中機巧者不能倖其得有以
鑒裁人物收而用之故能不勞而成享丕績某不敏不
敢自以爲可用之才也然生始光華之旦幼被長育之

所籍若而前聖之緒不得其傳于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修六經之書以載其道於百世之後有聖人作因其言而會其意則伏羲以來至於周公衆聖之能事歷世之良法可舉而行其道甚大其功甚茂不可誣已百有餘年而處士並興横議蜂起楊朱墨翟奮私智倡邪說以簧鼓天下塞仁義之達道翳日月之大明孟子懼而闢之振雄辭以息邪說敦一本以正人心使孔子之道明萬世之下得所考信復見天地之心全古人之大體

三異意盡取而紛更之按元祐元年二月以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罷青苗免役諸法曾不旋踵掃地俱去使上智扼腕于寂寞之地下愚波蕩于奔競之途中才之人首鼠于兩間而莫知所歸宿先皇帝患之首召知院樞密入參政柄明國典以昭示天下振丕緒以緝熙帝業熙寧元豐之典章法度粲然復顯于世者閣下之功也按紹聖元年時哲宗始親政首召蔡京權户部尚書復免役法鎮所謂熙寧元豐之典章法度粲然復顯於世者也然考宋史京未嘗典樞密惟崇寧元年京弟卞爲樞密使亦非首名且書中所稱乃元符以前事與京行事皆相合豈京名爲尚書亦兼樞密史偶有闕文耶元

符末年横議復興籍籍譸張圖壞成烈主上天錫睿智灼見是非羣言孔多淵衷不惑復倚元老入總樞機謀謨嘉密朝夕啟沃神考之志有繼而無墜熙寧之事有述而無廢文公之道益明而利澤施于無窮按元符三年春徽宗即位向太后臨朝用崔鶠陳瓘等言罷京等鎮所謂横議復興者也建中靖國元年復召京爲翰林承旨崇寧元年以京與趙挺之爲尚書左右丞尋晉尚書右僕射京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籍元祐元符黨人禁元祐役法復紹聖法三年以王安石配享孔子復方田法皆京所爲鎮以爲謀謨嘉密朝夕啟沃文公之道益明者也

仰惟閣下之功不在孟子之下天下有識莫不稱誦

顧登門牆望履舄瞻聆金玉之聲采以觀日新之隆治況如某者曩在會稽早蒙顧遇誘掖奬借竊私德賜之尤厚其敢默默而自棄乎今之官洛邑道出都城鈞屏深嚴許容進謁祗誦所聞敬伏門下冒涜威嚴惟深惴慄

上蔡僕射書 按崇寧元年秋七月以蔡京爲尚書右僕射大觀元年爲左僕射

某聞昔蔡中郎南遊得煙竹焦桐于鄢亭之上旅爨之下翦裁斵削穿剔而絃徽之皆不世之奇材雅樂之良

五字尤難河梁以來善者無幾元微之元和長慶間以詩鳴者也其稱少陵之作曰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顔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利天下作者以元爲知言少陵閎深博達兼盡衆善若斯之懿其格在詩則又高矣如某之蹇淺豈足循其涯涘而測其淵源哉然念文章宗主邦國鈞衡輕重所加天下取信許可之際斷非偶然自欣所學驟遇知音雖勤苦有年而初心不負幸甚幸甚當日即圖修禮敬伏門下拜謝

屬有中吉舉明舊章某以官卑不在請謁之例尋蒙恩
邑宰東歸待次私心未致終夜悚懼不瞑今之官洛邑
道出都城猥蒙鈞慈曲許其進宿昔所懷得遂致于門
下幸甚幸甚重念盛時難得知音不易遇天下顒顒孰
不想望願被陶鑄之賜況如某者嘗以片言誤蒙激賞
豈能恝然無心甘自棄于溝壑之間借餘潤依末光庶
幾少見于述衡之世此方寸夙夜所不敢忘者也伏惟
高明曲加幸察塵瀆鈞嚴下情惴慄

上西京運使李龍圖書

按宋史李常傳元豐中加龍圖閣直學士

某聞太上之治不可試於五帝唐虞之政不可行於三代故三皇以道五帝以德夏商周尚功是數聖人其迹甚不同其趣乃歸於一致者達時措之宜不徇其虛名而賊其實效也故古今之勢事變之理君子不可不知夫國家經費在兩漢盛時去古未遠已不得比於成周矣況今日復在兩漢千載之後其可以捺膠柱之談以應日新之事乎且今日之事百官之衆非古之比也兵

公則征之惟凶荒札喪乃弛周公之政豈亦未淳於古而不可以爲王政乎故君子貴達乎古今之變也前日國家去一二掊克之吏剗法禁之甚密求爲中制使公私兼濟君與百姓並足而已官司乃億度朝廷俛仰觀望以爲國家方以寛弛爲務我當起而應之庶幾有以動上官之耳目得朝廷之深意一切覬望以濟私欲乃不知朝廷更張務以厚民非務縱之以爲姦也上官所采必收公實非求迎合覬望以徇私也某嘗自謂茶鹽

酒稅經費之所仰國家法制無所措益豈容置此而勿
顧所以去賞寬捕殆欲革其已甚者若其中制必係有
處置今日官司所爲恐非朝廷之意未幾果有賞捕減
價之法前日又覩朝省約束勑勵上下俾協力奉法務
登歲課皆如不肖所料前日官司縱弛之風果非朝廷
之意固丁寧周密矣上官推行固又反覆而辯詳然不
知所屬果能一切遵用之否苟遵用之果能持久而無
所違失否第見官司猥多人殉所見未必能遵用之也

假有用之者未必能久而不違也人或有不用用或不能久則君相勤勤之意上官推行之力皆爲具文而公家不獲其效矣明公掾一路使命之重豈有推行朝廷之美意而使天下之人委爲虚文不使君上獲其實效哉必不然矣必欲使人人遵用久而不廢則莫若立法以制之夫法者所以制小人非所以待君子然君子嘗少小人嘗多法制者以中制爲準則君子易以俛而就小人可以跂而及今茶鹽酒税監當之官法已詳矣登

格者有賞虧損者有罰人非木石誰不自勵所未備者巡捕官司也巡捕官雖捕獲有賞而賞未始常得透漏有罰而比折每可以寬至於歲課或虧則得罪減於監當之官是其所以不甚致力於巡捕者也巡捕者已不甚致力矣而又有所屬官司扼塞之每見犯禁物人必曰情輕法重而先爲矜恤之辭苟有可以推移變易原情狀者無所不至也甚者反至詬辱巡捕官司謂之騷民生事雖情狀明白不可變改亦必減落數目遷就輕

法夫巡捕官員不能獨以一身從事必資衆力方能執獲爲弓兵者皆途巷之人惟利是嗜捕執之際亦有鬬敵人人用命忘身幹公家之事未見毫末之利而反爲所屬無辜詬辱或被笞箠人各有心誰復盡力是則獨責巡捕官亦未足以集事今出納緼造雖在場務巡邏捕獲雖有司存至於撡用舍之權使人畏不畏則在縣令縣令協心奉法使小人懲戒而不敢犯然後巡捕者可以禁遏監當者可以設法縣令不協心不奉法則監

說者法度大備而百世無以加之也帝王之法自伏犧氏肇始開端而後世聖人代有興造更神農太昊少昊高辛而至於陶唐氏之時其體乃底於成全故稱陶唐氏之盛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雖然體則成矣應變適時之用猶未也更虞涉夏踐商迄周事異時移人非物改汙隆俛仰險易淳漓有簡有繁一文一質而世故之變始盡矣應變之用始備矣後世雖有來者不能外於

此也故曰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帝王之制物無不備而足以爲後王法者莫尚於成周故孔子祖述堯舜而憲章文武成周之政自都城以達四方由官府以逮邦國本末小大莫不備具而庠序之教人材之務尤在所謹是故天子有辟雍諸侯有泮宮絃誦之室遍於海内教養之術備及書數原省之制詳以歲月故能成人有德小子

有造因備成之會成文武之業以極太平之盛俾後世無以加之者成王周公之力也微成王周公不得致其道微周公成王不能底其績故古之人稱成王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稱周公曰其達孝矣乎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夫秉備物之運講明良之會而後成者必得重熙累洽光明盛大之時聖君賢相同心一德然後能舉而行之有一不然未易擬議孔子贊述其事載之方策非不明且詳矣然而曠世歷年如此之久曾未

聞有作興者德不足而道未易明也漢明帝爲之勤矣
既其文未既其實唐文皇慕之篤矣得其末不及其本
以漢唐之盛莫能庶幾其梗槩又況茍安粗定日不暇
給之時乎嗚呼時之難遇而道之不易見也如此數千
百歲之間一遇而見之者其可不以自喜而知幸乎恭
惟國家自建隆以來明聖繼作積德累功昭事上帝寵
綏下民日月光華百五十餘歲矣雖三代之隆未有若
此其盛也熙寧初奮然以文武之道作新天下時則有

若荆國文公相之辯斥流俗發明妙微神謨聖烈丕顯
光大崇寧改元睿謨駿發遴選輔相圖曰大猷司空僕
射相公以高才碩德茂實雅望簡在宸衷入秉鈞政修
荆國之舊任周公之重朝夕獻納以繼神考之志述神
考之事爲先務方策所載文武之政罔不修舉故庠序
之教達於海隅縣邑之遠小作成之政至於字書圖畫
之致曲所謂千載一時不世遇之嘉會也某不揆箕書
之暇嘗有志於小學竊自以爲聖人制作六藝之事莫

不及從惟顏氏之子獨能與之周旋故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雖夫子奔逸絶塵而回也瞠乎其後然而未始或相失也道路之曲折山川之險易人物之剛柔風俗之厚薄食飲之嗜好服用之宜制遠在八荒之外顏氏之子皆能習其形而達其情識其故而知其所自夫子自衛返魯集弟子於洙泗之上論内外之事物考本末之情狀觀堯舜之盛大察文武之制作以修周公之業文學之博如子游子夏言語之辯如宰我子貢未始

念私門下奬誘之澤有辰矣庶幾許在與言之列得遂達所習而不失其初心曷勝幸甚書説三卷凡十三篇謹繕寫爲一編隨此塵獻干冒鈞嚴戰惕無地

上梁叅政書

按宋史梁燾傳元祐初以諫議大夫召與劉安世交攻蔡確遷御史中丞元祐七年自翰林學士連拜尚書左丞與蔡京不合丐去爲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故事非宰相不除遂置同使以寵之鎮書有云閣下翔泳臺省再更星霜遂總綱轄參斷國論其爲上燾書無疑第史載燾所歷官未嘗有參政之名或以其爲左丞及同使而稱之耶

某聞在昔甯子居齊脱飯牛之役輟叩角之歌而秉其

政虞卿之至於趙也一見賜之黄金百鎰白璧一雙而又封萬户侯列爲上卿以相其君近世馬周之遇唐文皇脱韋布綰章綬亦不閲歲月而致位公輔古之人何遭遇之特達而進任之超拔歟竊嘗以謂强霸之主縱横之世得士者安榮失士者危辱於斯時也有能揣摩矩模捭闔利害者皆能震悚時君重輕輔相俾有國者忘萬乘之貴以下之深信其人而驟寄以政故齊趙雖大其遇二君子如是之厚也唐文皇統一海内比隆周

漢雖外絶敵國之虞士無紛離之勢與齊趙之君不類
然除隋之亂彫敝猶在睎古之治法度未完想見異人
欣聞篤論故亦如是之急也由今日觀之事殆不然天
下方制萬里奄禹之跡勢異乎齊趙之國遠矣神聖繼
作祖唐憲周道隆法具有新無弊事異乎唐文之時萬
萬矣閣下翔泳臺省再更星霜遂總綱轄參斷國論付
畀重寄簡在淵衷又何如是之隆邪乃明聖圖治日想
俊哲苟得其人不待積久高才碩德遘遇盛時政猶良

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夫士莫不貴以明知已以智知人然得天下之英豪而因不失四海之多士則知人之智莫大於是故夫子以帝王之事言之大有爲之君常引一世之人成一世之務其盛德之事嘗善救人而無棄人夫進賢者而貴之使不肖革心而好德擇智能而任之使愚者勸而知勉其事甚簡其道甚易人材不勝其用而天下之事不足治古之聖王底大功成大業者莫不出乎此故子夏聞之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

轂人材爲己先務故天下之士聞風知歸宅心慕義恭
惟中書侍郎閤下道與之貌世濟其美生於相門綽有
公望某曩歲備員湖湘獲趨鈞屏嘗蒙頒示新詩許令
賡屬輒以蕪纇形容高明故有世德盡知公望在象賢
時見慶源長之句雅量恢博特被稱借當時識者咸謂
知言今日循雅若合符契星霜換移未踰一紀閤下總
司憲漕揚軨朔南入裕邦儲出尹天府兼華殿閣踐履
中外旌麾所至名實上聞眷注彌深遂參機政歷綱轄

能未或遺鄙伏惟鈞慈特賜矜憐幸甚幸甚冒瀆嚴重

下情畏惕之至

乾隆御覽之寶

雲溪居士集卷二十四考證

第一頁前四行　蔣樞密考宋史當是蔣之奇謹加案聲明

第三頁前一行　蔡樞密考宋史當是蔡卞謹加案聲明

第三頁後二行　不揆下原本衍不自知三字今刪去

第七頁前一行　許侍郎考宋史當是許將謹加案聲明

第八頁後三行　安樞密考宋史當是安惇謹加案聲明

十一頁前五行　德字下原本脫隆字今據文補入

十二頁後一行　違字原本作為今改正

十四頁前二行　載其道於百世原本脫道於二字今據文補入

十五頁前一行　二三異意蓋指司馬光等謹加案聲明